

40
譯文

乱世佳人 ⑦

Gone With the Wind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陈良廷 等译

Margaret Mitchell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乱世佳人 ②

Gone With the Wind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陈良廷 等译

Margaret Mitchell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乱世佳人: 全2册 /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Margaret Mitchell) 著; 陈良廷等译. —上海: 上
海译文出版社, 2018.6

(译文40)

书名原文: Gone With the Wind

ISBN 978-7-5327-7828-7

I. ①乱… II. ①玛…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4634号

Margaret Mitchell

GONE WITH THE WIND

乱世佳人(上、下册)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陈良廷 等译

责任编辑 / 冯涛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35 插页 4 字数 837,000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7828-7/I·4812

定价(上、下册): 72.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译本序

《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1936)之所以被众多读者熟悉,更大程度上得益于那部同名银幕旷世之作。甚至,也有许多人说电影超越了文学作品。究其根本,除了银幕的影画、音响魅力和导演演员的精湛演绎之外,还因为电影截取了作品最精华紧凑的情节,没有把生活的琐碎杂沓一一铺陈。然而,对小说《乱世佳人》的阅读,则常常会让读者不时激动澎湃的心情不断地平复下来,让他们静静地等着、观察着、体会着人物经年累月的变化和水到渠成的生命领悟。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在困顿失意的时刻,不断引用斯佳丽激励自己的那句话,“不管怎么说,明天就是另外一天了”,从中汲取那桀骜不驯的任性和偏执,从而继续固执地追寻目标,哪怕头破血流。

据说,在美国的大众文化领域,内战是最具吸引力的主题,而《乱世佳人》则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虽然批评界一般将它归为“通俗小说”,在文学史上提及不多。而且,小说中鲜明的人物,曲折的情节,还有瑰丽的银幕制作等,都把这部小说的作者抛到了聚光灯之外,使我们在感动和欣赏中,几乎忘却了作品的创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 1900—1949),忘却了重要的一点,即她才是故事的源头,是这部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畅销小说的母亲。

米切尔生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一个在美国内战(1861—1865)中遭受重创的南方城市。米切尔的长辈们大多对内战有着切身体会,常常对她诉说那段封存记忆。在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生活后,米切尔开始靠写作为生,自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六年,她一直担任《亚特兰大报》(*Atlanta Journal*)的专栏作家和记者工作,由此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素材,从而开始了《乱世佳人》长达十年的创作。十年后,这部厚实作品一经问世,就立即荣登畅销书榜首,创下了一日销售五万册的记录,并获得了一九三七年的普利策奖。一九三九年,同名电影问世,赢得了八项奥斯卡电影大奖。此后,狂热的读者和观众渴望知道

斯佳丽在小说结尾之后的故事，可是，米切尔断然拒绝续写小说，而这部作品也成了作家一生唯一一部小说，从此她再无文学作品问世。

在美国，《乱世佳人》为重新理解内战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甚至，它也从价值和伦理观点上颠覆了斯陀夫人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小说以美国的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中的佐治亚州为背景，从南方人的视角出发，叙述了以斯佳丽为核心的人物情感和生活经历，反映了在美国旧南方向新南方转折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在情感选择、生活态度、思想观念上的变迁。斯佳丽是爱尔兰移民杰拉尔德·奥哈拉的女儿，她从小生活在父亲所拥有的塔拉庄园，一个富饶美丽的农庄里。十六岁那年，任性而漂亮的斯佳丽爱上了邻居阿希礼，而当时正值南北战争爆发之际。令斯佳丽伤心欲绝的是，阿希礼却打算娶表妹玫兰妮为妻。一气之下，斯佳丽冲动地嫁给了玫兰妮的哥哥查尔斯。此后，亚特兰大落入北方联军的手中，查尔斯不幸死于战场。不久，斯佳丽的母亲也因为伤寒病逝，父亲因此神志不清，丧失了劳动力。斯佳丽只得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在此期间，她与妹妹原来的未婚夫弗兰克达成了权益婚姻，用丈夫的资金保住了塔拉庄园，并在亚特兰大开了一家木材场，还把阿希礼和玫兰妮夫妇留在了身边。一次，斯佳丽遭黑人袭击，弗兰克为她复仇而被枪杀。很快，斯佳丽又和在內战中发家的瑞特结了婚。玩世不恭的瑞特从很久以前就深爱着斯佳丽，一直希望以自己的真情赢得斯佳丽的真爱。可是，婚后的斯佳丽依然自以为是地幻想着要得到阿希礼的爱情。直到玫兰妮逝世，斯佳丽才终于明白自己深爱的人就是丈夫瑞特。但是，在一系列的变故中，瑞特对斯佳丽的感情已经渐渐枯竭，最后他只能黯然离去。

其实，在小说的所有女性人物中，最令人钦佩的应该是玫兰妮，她弱小纤细，却能在最需要勇气的时候，表现出惊人的强悍。哪怕玫兰妮的生命像游丝一般细弱，她也能为大家呈现绵延无尽的坚韧。正是在玫兰妮绵绵若存的性格衬托中，斯佳丽的个性才得到了不断的张扬。或许，我们喜欢斯佳丽的原因之一在于，她几乎帮所有女人说出了心底里的话，甚至是潜意识中的丑陋想法。她对玫兰妮的态度，其实也是许多

女性面对优秀、卓越的对手时，那种半是嫉妒、半是自以为是、自我慰藉的态度。如果说玫兰妮的苍白生命映衬了斯佳丽的绚烂个性，那么，她的存在也让斯佳丽明白了：阿希礼只能给予她友谊，而非爱情。

斯佳丽颠覆了我们对魅力女人的期待，她果敢、算计、狡猾、顽强，甚至具有强烈的征服欲。但是，瑞特对她的着迷却每每让我们在阅读中深叹：按说情感的发生是没有理由可言的，可是瑞特却在小说的许多片断中，不断地剖析他的情感，袒露他醉心于斯佳丽的原因。当然，原因是作家给的，如果人物能自主思考的话，他们两人的相像或许不应该是瑞特坠入爱情的主要原因。南方女性少有斯佳丽这种强悍的生命力，和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执拗，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有理由相信，瑞特的爱来源于一份男性的征服欲：从第一次见面开始，他始终知道斯佳丽不可救药地爱着阿希礼，而他此后的所有努力，就是要将这份感情夷为平地，虽然他最终颓然放弃。

因此，阅读《乱世佳人》，我们的心会始终纠结在那份征服与被征服之中，斯佳丽要征服爱情、征服贫穷的境遇，征服要达到目的的一切人和事，却忘了倾听内心；瑞特要征服斯佳丽，要征服她的芳心，挑衅制度和伦理规则，可是他最终承认了失败。阅读着这样的故事，从长卷式的岁月中，看到沧海桑田的变迁，从十几岁的豆蔻年华，直看到人物铅华殆尽，渐渐老去。难怪，很多人面对《乱世佳人》，有阅读《红楼梦》的相似感慨，南方神话和战争荣光的破灭，在我们心中引发的是更为沧桑的生命领悟。

美国内战已然遥远，但是，我们依然爱看电影和小说的《乱世佳人》，爱那种不问对错、不扪良心的第一反应——或许，因为我们仍然死心眼地偏爱真实，偏爱不加虚饰的真话，哪怕它们粗糙丑陋。我们喜欢斯佳丽，喜欢那份拒绝打磨、粗糙直接的强悍，更喜欢斯佳丽在粗糙之下又有着美丽剔透形象的矛盾错愕。

阅读小说《乱世佳人》，我们还发现，米切尔写得很琐碎，琐碎到我们常常找不到主线，迷失在大堆的细节中。难怪人们一致认为电影版本比小说精彩，因为那里的主线被精炼了，情节走向也清晰化了。但

是，读书的乐趣或许就在于从琐碎平淡的细节中，从历史的深重和广漠中，建构出一个个丰满生动的、仿若生活在我们四周的人物。瑞特对女儿美蓝的痴爱似乎是他对斯佳丽无望的爱情的转移，他因为女儿怕黑，坚持在房间里全夜点灯，在女儿恐慌哭泣时，紧紧地搂住女儿……这一切，都琐碎得令人感动。作为机会主义者，瑞特比谁都敏锐地看清局势，把握时机，甚至，在斯佳丽的丈夫弗兰克刚死去时，他就不失时机地求婚了，因为他害怕失去斯佳丽，这个同样是机会主义者的狡黠女人。阅读的痛快或许还在于我们一次次的期待最终落空：每次当我们以为，敏感现实如瑞特，他不会有真情了，可是偏偏他对斯佳丽，还有他们的女儿如此透彻心脾地爱着，甚至不惜绝望地盼着。每次当我们觉得斯佳丽应该对阿希礼死心了，觉得她应该意识到瑞特的真爱时，她却偏偏执拗地坚持少女时期就有的最初的爱恋。现实自私如斯佳丽，可是她却始终不放弃心中那份纯真的情愫。读到这里，掩卷长叹，人啊，每每有着不可捉摸的地方，参不透的那个灵魂黑洞。玫兰妮虽然是个几乎完美的人物，可聪明的她偏偏坚定地把斯佳丽的一切表现崇高化，以天真的信任来以一当十地维护自己的爱情。

或许，很多读者会醉心于瑞特近乎鲁莽仓促的求爱，感动于他在黑夜里抚慰妻女的那对温暖坚强的臂膀。欲言又止的他，看似轻狂的他，举重若轻的他，只有面对纯真善良的人，如玫兰妮、黑妈妈、继子韦德时，才会抛却他的浪荡形骸，露出严肃、真诚、文雅的一面，可是，天知道，哪一面更加真实呢？瑞特在斯佳丽小产后的病重时分，曾哭着对玫兰妮说，他一直认为斯佳丽看不上他，从来心中没有他，他为之付出了尊严，可是依然换不回她的情感。酒醉后的瑞特撕开了那道玩世不恭的面具，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的脆弱。可是，瑞特和斯佳丽从来都是一对战斗的敌人。瑞特违背常理的付出，和他常常言不由衷的挖苦，让那个不懂爱情的斯佳丽陷入了困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斯佳丽，因为我们不惧跌落摔伤的危险，执意要摘那个遥不可及的月亮，要求得到那份其实不合适的爱情，却漠视了身边最好的、最适宜的爱人。

很多人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看了电影《乱世佳人》，也有很多人在小说中继续追寻。电影已经对这段爱情进行了诠释，我们却还要继续探询着新的意义。我们发现，和斯佳丽一样，一个再现实自私的人，也会在心中留一个虚幻的高贵的影子当作期盼的目标，人生就是如此矛盾，人人都要找一个平衡点。其实，玫兰妮在无意中成了最睿智的人：不论事实如何，坚持自己的信念，让善良和纯真来捍卫尊严，也让自尊和信任使威胁自己、羞辱自己的人汗颜。有时候，固执己见并非弱点，善良也并不是软弱。人身体最坚硬的部分总是最早衰竭，而最顽强的，能坚持到最后的，总是那柔软娇嫩的部分。

我们发现：战争在摧毁自然和人文的同时，也把人性剥得赤裸裸的，让不同的人在战争的非常态下，显现出真实的自己。斯佳丽常以为“当我经历过最坏的事情后，什么都不再可怕了”，可是，生活给她的答案却是：我们从来都敬畏生命，因为我们的自以为是常常落空。每一次不期而遇的遭遇，都仿佛是天大的事，而这，或许就是生命的神秘。小说中，方丹奶奶的一句话很有道理：“我们这些人要是有条座右铭的话，那就是：‘别抱怨——面带微笑，等待时机’。我们就是这样熬过了不少事情，面带微笑，等待我们的时机，我们终于成为熬过来的专家。”阅读小说，我们不断感叹：美国南方真是片蕴藏着无数故事的土地，在文明进程中，它不断地分崩离析，而这个过程，却如此绚烂美丽。

一次次从故事里阅读自己的人生，把它当镜子照出自己的内心。《乱世佳人》最精彩的，或许不是细腻详实的背景描述，而是那注定会不断上演的悲喜轮回。斯佳丽之所以占据着无数读者、观众的心，也是因为她真实地让人们恍惚中以为是自己，或是自己所爱的那个人。她让人们更多地记住了她那些基本可归为缺点的个性：贪婪、自私、固执、好嫉妒、虚荣……，可是却因为这些缺点而成为了大伙念叨不已的精灵。

张 琼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译本序

《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1936)之所以深受读者喜爱,更大程度上得益于那部同名银幕旷世之作。甚至,也有许多人说电影超越了文学作品。究其原因,除一般性的影响、音响魅力和导演演员的精彩演绎之外,还因为电影截取作品最扣人心弦的情节,没有把生活琐碎的余音——铺陈。然而,对小说《乱世佳人》的阅读,则常常会让读者

译者 陈良廷(1—5 章) 吴信强(31—38 章)

刘文澜(6—10 章) 于默(39—47 章)

舒心(11—19 章) 张增健(48—52 章)

鄂以迪(20—30 章) 任建国(53—57 章)

翟象俊(58—63 章)

《乱世佳人》则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虽然批评界一直将它归为“通俗小说”,在文学史上提及不多。而且,小说中鲜明的人物,曲折的情节,还有强烈的爱情描写等,都把这部小说的作者抛到了聚光灯之外,使我们在感动和欣赏中,几乎忘却了作品的创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 1900—1949)。忘却了重要的一点,即她本是故事的源头。她是部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畅销小说的源头。

米切尔生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一个在美国内战(1861—1865)中遭受重创的南方城市;米切尔的长辈们大多对内战有着切身体会,常常对她诉说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在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生活后,米切尔开始写作为生,自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六年,她一直担任《亚特兰大报》(Atlanta Journal)的专栏作家和记者工作,由此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素材,从而开始了《乱世佳人》长达十年的创作。十年后,这部写实的作品一经问世,就立即荣登畅销书榜首,创下了一旦销售就万册的记录,并获得了一九三七年的普利策奖。一九三九年,同名电影问世,赢得了八项奥斯卡电影大奖。此后,在默片的黄金时代,这部重

第31章

1866年1月里一个寒冷的下午，斯佳丽坐在账房里给佩蒂姑妈写信，信中她第十回给姑妈详详细细地解释她和玫兰妮、阿希礼不能回亚特兰大去跟她作伴的原因。她边写边觉得很不耐烦，因为她知道佩蒂姑妈会只读信的开头几行便丢下，接着又会给她写信，哀声叹气地说：“可是我孤单单一人住在这里害怕呀！”

她手冻得冰凉了，便停下笔来搓搓，还把脚直朝那条裹脚取暖的旧棉胎深处伸去。她那双便鞋的后跟已经磨穿了，用几片破地毯垫补着。那几片破地毯虽能让她的脚不至于触到地板，却无法使她的脚暖和。那天早晨威尔把那匹马牵到琼斯博罗去上马蹄铁。斯佳丽满肚子不高兴地想道，马倒有鞋子穿，人却跟狗一样光着脚丫子，这是个什么世道！

她又拿起羽毛笔来写信，但一听到威尔打后门进来，便又重新放下了。她听见他那条木腿笃笃地在穿堂里走着，到账房门口停住了。她等着他进去，可是等了一会儿没动静，便叫了他一声。他进来了，耳朵冻得绯红，一头泛红色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站在那里低头看着她，嘴角挂着一丝幽默的微笑。

“斯佳丽小姐，”他问道，“你手头到底有多少现钱？”

“你莫非看中我的钱想跟我结婚吧，威尔？”她有点光火地问道。

“不，小姐。不过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她带着询问的目光直盯着他。威尔的神情并不一本正经，不过他这个人从来就不现出一本正经的模样。然而，她觉得准出了什么岔子了。

“我有十块金币，”她说。“那个北佬的钱就剩下这一点了。”

“嗯，小姐，这点钱不够。”

“不够什么？”

“不够纳税呗，”他答道。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壁炉旁边弯下身子，

把一双冻红的手伸向火苗。

“纳税？”她重复道。“怎么回事，威尔？我们已经纳过税了呀。”

“不错，小姐。可他们说你没有纳足，这是我今天在琼斯博罗听到的。”

“可是，威尔，我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斯佳丽小姐，你已经够心烦的了，我真不想给你再添烦恼，可这事儿我不能不对你说。他们说你得补交税，数目比你交过的要大得多。我敢肯定，他们把塔拉庄园的税额定得特别高——比这县里任何地方都要高。”

“可我们已经交过一次税了，他们不能再要我们交嘛。”

“斯佳丽小姐，你现在不常去琼斯博罗了，不去也好。近来这地方已经不是太太小姐们去的地方了。要是你常去的话，你就会知道近来有一大帮子叛贼^①、共和党和提包客^②在那儿活动。他们会让你气得发跳。还有那些个黑鬼在街头横冲直撞，白人都没法在街上走了，而且——”

“可是这些人跟我们纳税有什么相干呢？”

“我正要说这事儿呢，斯佳丽小姐。那帮坏蛋把塔拉庄园的税定得老高老高的，高得让人觉得这儿每年可以有一千包棉花的收成似的，这里总有个原因。我一听到这消息，就悄悄地去那些个酒吧间从人家的闲谈里探听情况，我发现有人看中塔拉这块地方，等你付不出这笔额外的税款，让公家收去拍卖时，他们就可以廉价买下来。而且大家都知道你交不出这笔税。是谁看中这块地方，我还不清楚。我没有探听到。不过我看跟凯思琳小姐结婚的那个怯头怯脑的希尔顿准知道，因为我跟他提起这事儿时，他不怀好意地朝我发笑。”

威尔往沙发上坐了下去，揉着他那段残余的腿。天气寒冷，加上那

① 指美国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同北方政府合作的南方白人。

② 提包客，指美国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只带一只提包去南方投机谋利的北方政客。

段木腿又镶接得不好，所以断腿老是发痛。斯佳丽愣愣地瞅着他。他在给塔拉这块地方敲丧钟的当儿神情居然那么若无其事。公家要收去拍卖吗？那让他们大家上哪儿去呢？塔拉庄园要成为别人的财产了吗？不，这不可思议！

她一直专心致志地经营塔拉庄园的农业，所以对于外界的事几乎不去注意。琼斯博罗和费耶特维尔两处的事情都由威尔和阿希礼在照管，因此她很少离开庄园。晚饭后，威尔跟阿希礼在饭桌旁讨论重建时期开始阶段的情况时，她也不听，正如从前不去听父亲谈论战争一样。

噢，当然，她听人说起过那班叛贼，就是那些加入共和党谋私利的南方人；她也听说过那帮提包客，也就是在吃败仗^①后像蝗虫般地涌到南方来的北佬，他们的全部家当都装在一只旅行提包里。她和那个解放了的黑人事务局^②也曾有过几次不愉快的经历。她也听到过某些新近被解放的黑人态度变得十分傲慢的传闻，不过对于这种说法她难以相信，因为她这辈子还没有亲眼见过这种目中无人的黑人呢。

不过，有许多事情威尔和阿希礼一直串通好瞒着她。战争的灾难过去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重建时期更深重的苦难，可是他们两人在谈到家乡形势的当儿，总是尽量避开那些较为骇人听闻的细节。而且即使斯佳丽耐下性子来听了，大半也是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

她曾听阿希礼说起南方被当作征服的殖民地了，那些征服者的主要政策是施加报复。但这种消息对斯佳丽来说没有丝毫意义，政治是男人们的事情。她又听到威尔说过，在他看来，北方人是怎么也不会让南方人再有抬头的日子了。嗨，斯佳丽想道，男人们总是有点杞人忧天。就她本人来说，北佬从来就不曾打过她一下，这一回他们也不会这么干。现在最要紧的是拼命地工作，别去担心北佬政府会怎么样。无论怎么说，战争已经结束了。

① 指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失败，于1865年9月4日正式投降。

② 美国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在南方成立的专门管理已解放了的黑人事务的机关。

斯佳丽不知道世道变了，老老实实地干活不能再得到正当的报酬了。现在佐治亚州实际上正处在戒严法的控制之下，北佬的驻军各处都是，解放了的黑人事务局掌握着全权，他们在制订适合于自身利益的法律。

这个解放了的黑人事务局是由联邦政府建立的，专门照管那些刚被解放的、兴高采烈无所事事的奴隶，把他们从庄园成千成千地招收到村庄和城市里去。他们游手好闲地让解放了的黑人事务局养着，解放了的黑人事务局还教坏他们，唆使他们对过去的东家进行报复。杰拉尔德家的老监工乔纳斯·威尔克森当了本地分局的头，凯思琳·卡尔弗特的丈夫希尔顿做了他的副手。这两个人极力散布谣言，说南方人和民主党人正在伺机把黑人重新收回去做奴隶，又说黑人只有得到解放了的黑人事务局和共和党的保护才能避免这种命运。

威尔克森和希尔顿还对黑人说，他们跟白人丝毫没有两样，不久白人和黑人就可以通婚了，而且他们过去东家的土地也要拿出来均分，每个黑人都会分得四十英亩地，还有一头骡。他们还通过有关白人待黑人如何如何残酷的种种宣传，挑动他们的情绪。于是，在这块素来以主奴感情融洽而著称的地方，仇恨和猜忌也开始滋长。

解放了的黑人事务局背后有军队作后盾，军方发布了许多内容互相抵触的法令来管制被征服的百姓的行为。谁要是怠慢一下局里的官员，就会立刻被拘捕。学校、卫生单位，都在军法管辖下，连人们衣服上的钮扣、商品的销售，几乎任何事情都受到军法的管制。斯佳丽无论进行什么买卖或交易，威尔克森和希尔顿都有权加以干涉，可以任意标定价格。

幸而斯佳丽本人与这两个人很少打交道，因为威尔劝她专心经营庄园，由他来操办做买卖的事。威尔生来是个好性子，几桩诸如此类的麻烦事都给他顺利地应付过去了，而对斯佳丽却只字不提。如有必要的话，威尔是能对付那班提包客和北佬的。但现在出现了这么个重大问题，他就没法对付了。这笔额外所征的税款、塔拉庄园即将失去的危险，他不能不让斯佳丽知道——而且应该立刻让她知道。

她目光炯炯地盯着他。

“哦，这些该死的北佬！”她叫道。“他们让我们吃了败仗，叫我们做了叫化子，难道还不够吗？还要放出这些流氓来整我们。”

战争结束，宣告和平了，可是这些北佬照样可以抢劫她，照样可以让她饿肚子，照样可以把她从自己的宅子里赶走。在这几个令人消沉的月份里，她一直这么想，假如自己能熬到春天，情况就会好起来。她多傻呀。如今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盼了一年，威尔却带来了这么个消息，真是晴天霹雳，让她如何承受得了。

“哦，威尔，我原以为战争结束我们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事了。”

“不是的，小姐。”威尔抬起了一张乡里乡气的翘着下巴的瘦脸，眼睛盯着她老半天。“我们的麻烦才开头呢。”

“他们到底要我们补交多少税款？”

“三百块钱。”

她吃了一惊，呆了半晌。三百块钱！这对她说来简直跟三百万一样。

“哎哟，”她语无伦次地说，“哎哟——哟，那我们无论如何得筹起三百块钱来呢。”

“不错，小姐——还得筹起一座彩虹，一两个月亮呢。”

“哦，不过，威尔！他们可不能把塔拉庄园卖出去啊，为什么——”

他那温和而软弱的目光里露出了一种深恶痛绝的神色，这出乎她的意料。

“他们不能吗？不，他们能，而且准会这么干的，他们还挺乐意要这么干呢。斯佳丽小姐，请原谅我说句粗话，我们这块地方真他妈的遭了殃啦。这帮提包客和叛贼都有选举权，我们民主党人却大多没有。在我们这个州，凡是在 1865 年的征税册上征收额超过两千美元的民主党都没有选举权。照这样，你爸爸，还有塔尔顿先生、麦克雷一家和方丹兄弟都没有选举权了。还有在这次战争中当过上校以上军官的都不能选举，斯佳丽小姐，我敢肯定我们这个州里当过上校的比南部邦联里哪

个州都多。再有，凡在南部邦联政府里充当过官吏的，下至公证员上至法官，都被剥夺了选举权，现在树林里全躲着那样的人。实际情况是北佬搞出了什么大赦宣誓，凡是战前有一点身份的人都没有选举权——有名望的、有地位的、有财产的都被剥夺了选举权。

“嘿！我倒是可以选举的，只要我肯去参加那该死的宣誓。1865年那会儿我身无分文，自然也没当个上校或是显赫的官儿。可我不愿意去对他们宣誓，瞧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才不干呢！要是那班北佬行为正当，我早就会对他们效忠宣誓，现在我可不干。他们可以把我这个人收进联邦^①可收不了我的心哪！我宁可一辈子没有选举权也不去干那种效忠宣誓的事——可是像希尔顿那种下三滥可以有选举权，还有像乔纳斯·威尔克森那种流氓，像斯莱特里家那种穷白人，还有麦金托什家那种地位低微的人倒有选举权。他们现在说了算，要是他们想让你的税款再增加十几倍，你也奈何他们不得。现在就像黑鬼杀了白人也不会被绞死了，还有——”他说到这儿停住了，露出了窘态，他跟斯佳丽都记起洛夫乔伊附近一个荒凉的农场上一个白人单身女人的遭遇来了……

“现在这些个黑鬼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后面有解放了的黑人事务局和军队用枪炮撑腰，我们既没有选举权，也毫无办法！”

“选举！”她嚷道。“选举！这事儿跟选举有什么相干呢，威尔？我们说的是税款的事啊……。威尔，大家都知道塔拉是个多好的庄园啊，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把它抵押出去筹款付税嘛。”

“斯佳丽小姐，你并不傻，可有时候你说起话来却很傻。谁有这么多的钱借给你？你拿这庄园去抵押给谁呢？除了那些提包客千方百计想动它脑筋之外，谁还会想这么干呢？哎，人家自己都有地，大家的地都自身难保。你的地是抵押不出去的。”

“我有从那个北佬身上拿来的钻石耳坠，我们可以拿去卖。”

“斯佳丽小姐，这儿一带谁会有钱买耳坠呢？人家连买肋肉的钱都

^① 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北方二十三省联邦。

没有，谁还买得起这种不实惠的装饰品呢？你现在有十块金币，我敢说已经比大多数人富有了。”

他们又沉默了，斯佳丽心里觉得自己拿头在碰石壁似的。这一年来碰过的石壁也真够多了。

“我们怎么办呢，斯佳丽小姐？”

“我不知道，”她冷冷地说。她觉得自己并不担心，这不过是多了一座石壁而已。她忽而觉得非常疲乏，全身骨头都酸疼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工作、奋斗，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呢？而每一回奋斗到头来似乎都是失败在等待着嘲弄她。

“我不知道怎么办，”她说，“可你千万别让爸爸知道，他要发愁的。”

“那当然。”

“你对别人说起过没有？”

“没有，我刚到就直接上你这儿来了。”

不错，她想道，谁有了坏消息就直接上她这儿来，她感到厌烦。

“韦尔克斯先生在哪里？也许他会有点主意。”

威尔目光温柔地凝视着她，就像阿希礼回家那一天一样，她觉得他什么事情都知道。

“他在果园里劈栅栏杆儿呢，我刚才在拴马的当儿听见他砍斧子的声音。可是他的钱比我们多不了多少哩。”

“我去跟他商量商量总可以啰，对不？”她声气尖酸地说道，一面踢去了裹住脚踝的棉胎站起身来。

威尔没有生气，照旧在火炉上搓着手。“你最好戴上围巾，斯佳丽小姐，外面冷得很呢。”

但是她没有戴围巾便出去了，因为围巾在楼上。她急于要跟阿希礼见面，把自己的麻烦事全告诉他。

要是她能发现阿希礼独自在那儿，那真太幸运了！自从他回来以后，她从来还没有跟他私下谈过一句话呢。家里人老是围着他，玫兰妮也总是厮守在他身边，并不时地摸摸他的袖子，以此证明他确实在那

儿，让自己放心。斯佳丽看见她那种此君非我莫属的表示而心里甜滋滋的姿态，心里便燃起了妒火。这种妒火一度有好几个月已平息下去了，因为那时她以为阿希礼可能已经阵亡。现在她决计要单独见他，这一回谁也阻挡不了她找他单独谈话了。

她在光秃秃的树枝下面走着穿过果园，树下的湿草弄潮了她的脚。她能听见斧子的声音，阿希礼在把从沼泽地运来的圆木劈成栅栏杆儿。把北佬肆无忌惮地烧掉的围栏重新修复可是件没完没了的苦差使。她疲倦地想道，每件事情都是没完没了的辛苦活儿，太没劲了，她感到厌倦、恼火、反感。如果阿希礼不是玫兰妮的丈夫而是她的丈夫，现在她到他跟前去，将头伏在他的肩膀上哭一场，将自己的一身重担全交给他，让他尽量去想办法，那该是多美啊！

她打一片在寒风中摇曳着枯枝的石榴树丛旁边拐过一个弯，便瞧见他倚着斧子用手背在擦着额头。他穿着一条灰胡桃色的破裤子，上衣穿着杰拉尔德的一件破衬衫，过去境况好时杰拉尔德只有在法院开庭日或去参加野宴时才穿。这件褶边衬衫穿在现在的主人身上短得不成样子。他把外衣挂在一根树枝上，因为干这活儿很热。他正站着休息的当儿，斯佳丽走上前来。

见到阿希礼穿得破破烂烂，手里拿着一柄斧子，她心里充满怜爱之情，同时也对命运的安排感到满腔怒火。她的阿希礼曾经是娇生惯养，无忧无虑的，如今她不忍心见到他衣衫褴褛地在干苦活。他那双手天生不是干活的，他的身子也只该穿呢料子和精细的亚麻布。他命中注定该坐在宽敞的厅堂里，跟体面的人们聊聊天，弹弹钢琴，写写词句漂亮而毫无意义的诗文。

她看着她自己的孩子系着用粗麻袋布制的围兜，看着女孩子们穿着邋遢的旧方格布衫都受得了，威尔干的活儿比哪个庄稼汉都重她也受得了，但见到阿希礼这样却受不了。他太娇生惯养了，而且对她说来他太珍贵了，所以决不能让他落到这步田地。她宁可自己去劈木头也不愿看着他劈而自己心里难受。